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一回 石珠從眾建國號

話說眾人正飲酒間，來斯與石宏、段琨一齊出位，各有所言。石珠問其何事。來斯說道：「司馬氏政事乖離，人心不屬，宮閭混淆、生民塗炭，大難之興，指日可待。今豪傑應運而生，正中原逐鹿，未知鹿死誰手之日。況並州沃野千里，人民殷富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乃古王者建都之要地。今元帥撫而有之，是殆天之所以啟元帥也。小將等願意尊元帥為王，建立國號，然後引兵徵掠四方，大事乃可次第而定，望元帥無拘小節而坐失大機也。」石珠道：「我乃一女子，焉可僭稱王號？況中原擾亂，正當救民於水火之中，乃忽遽自稱尊，無乃示人以不廣也。」石宏道：「元帥所言，不過一時之見；來都督之言，乃萬世之利。以一時之見而忽萬世之利，竊為元帥不取也。」石珠道：「諸將從吾行者，曾未有重賞，而我遽妄自尊大，人將貌為服而心不然，吾寧遵晦養時，拱而俟之，以待真主。」段琨道：「諸將所以不避矢石，從元帥游者，正謂元帥能從眾望，自王一方，諸將亦得效其尺寸，垂功名於竹帛耳。若元帥不聽眾人之言，人心渙散，各思擇主而去。人心既散，元帥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將誰與之共事哉？」石珠猶沉吟未答。只見巡遊軍士來報：「外面有上黨差官高平元，帶有安平大將軍孟觀書札，要見元帥。」石珠便令撤去酒筵，引他進來相見。不多時，高平元進了帥府，拜見了石珠，呈上書札。石珠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道：

鎮守上黨郡安平大將軍臣孟觀奉書啟知吾主殿下：

臣聞豪傑不違眾而失時，智士必因時而建業。昔者吾主觀兵井州，群策畢舉，一鼓而下上黨，遐邇率從，靡不望風款服。此雖人事，實天授也。茲不數月而下晉陽，夫晉陽城郭堅固，誠非易下，而今乃下之如此之易，果人力耶，抑天意耶？臣愚以為天時人事之交集，正吾主圖王致伯之秋也。晉陽襟山帶河，財豐物阜，吾主誠正位於其中，養兵積粟，任賢使能，觀洛中事勢，舉晉陽之甲，與天下爭衡。天下不足定也。臣聞時者難得而易失，今英雄畢集，士馬精強，不以此時建大業、正位號，恐時移勢去，乃欲耀兵觀武，其亦難矣。臣愚敢布肝膽，略陳固陋，惟吾主採擇焉。

石珠看畢，正與來斯等三人之意相同。便將書遞與諸將看過，打發高平元在驛館安歇。

只見總督副元帥劉元海出位說道：「孟觀之意也與吾等相同，元帥便當勉從眾議，不必固執。」石珠道：「非是吾固執，因吾無德，不足以當此。副元帥英名蓋世，正當其位，何不就為吾等之主？」劉元海道：「元帥之意差矣。上下之分已定，誰敢異心？元帥莫要只管推讓。冷了眾人的心。」石珠道：「非敢推讓，實有一件異事。」元海道：「甚麼異事？」石珠道：「當初吾未起兵時，曾遇一個真人，喚名吳禮，授吾天文秘籙，說道：『學既成了，日後好佐神霄，共成大業。』」那時吾不知神霄是誰，就問真人，真人不肯明言，說日後自知。如今想起來，神霄恰好是副元帥的小名，豈非此位正該是你的。」劉元海道：「荒謬之談，何足深信？元帥快莫要作此想。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人出位大嚷道：「若是元帥不為王，我等只消大家散伙，不必說了，不必說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各吃一驚，急視之，乃右將軍呼延晏也。石珠道：「想是他醉了，不要理他，扶他下去。」於是眾人俱各不悅而罷。有詩為證：

眾議紛紛讓爾才，石珠何事苦相推。
霄兒不信真人語，道將翻從帥府催。
況是遠方多勸進，何妨城內建王台。
一時不必多惆悵，指日王家氣象來。

話說眾人見石珠不從所請，俱各不悅而散。至次日大家約齊了，還要進見，方顯眾人推戴，義不可辭。只見已是到了三枝人馬，你說是那三枝？原來是：平陽郡鎮軍大將軍糜弘。雲中郡鎮軍大將軍趙謙。西河郡鎮軍大將軍韓志道。

三處大將，各帶軍一千，紮於城外。一同單騎入城，竟至帥府，拜見石珠。石珠問其來意，三人一齊說道：「吾等此來，別無他意，因洛中趙王司馬倫，同著賊臣孫秀作亂，殺了賈後，廢了惠帝，鳩了大臣，張華、裴頡等俱被誅戮，竟是僭篡，仍然自稱皇帝，洛中大亂。所以我等至此，請元帥自王一方，先建立國號，然後引兵入洛，討司馬倫之罪，庶幾義聲昭著，桓文之業，不足道也。」石珠見三人之言，又與眾將相同，已有勉從勸進之意。又聽說司馬倫作亂，廢了惠帝，一心要出兵去討他的罪，恐怕不建國為王，眾人不從，只得說道：「既爾等遠邇同心，只得勉強從請。但爾等眾將須同心協力，去討賊司馬倫，以復天子之位，方是我的本心。不然，我不能為若主矣。」眾人見說，俱各出位拜伏，齊聲說道：「敢不如吾王之命。」石珠大喜，便令軍師侯有方與稽有光，帶領五百名軍士，到城南築起一座高台，選定四月十五日丙子祭告天地，然後即王位。

至期，石珠排駕出城，文武諸臣，俱各吉服前導。其時威儀之盛，與尋常大不相同。正是：雲移雉尾開宮扇，萬眾衣冠簇冕旒。有詩為證：

鳳輦龍車夾道宣，晉陽城內已經年。
笙歌隱隱紅雲外，宮扇遲遲綠柳邊。
瑞靄千條城闕迴，祥光幾道玉樓煙。
至今猶憶並州地，趙漢相循數十年。

石珠到南城，竟上樓台，南面而坐，文武諸臣俱排在第二層。石珠命侯有方讀祭文，先祭皇天后土；命稽德讀祭文，次祭名山大川；又命劉弘祖讀祭文，終祭賢聖百神之祀。祭畢，諸臣上壇，各各拜謁已畢，遂定國號曰趙，自稱趙王，改元光初。至晚傳旨還官，遂升元帥府為王殿，立宗廟。以漢元帝時石萬君為始祖，養石勒為從子，時石勒方十一歲也。又傳旨令鑄符印，建立百官，於是改封：

劉弘祖徵討大元帥，總督諸軍事。

石宏前軍大元帥。

段琨後軍大元帥。

慕容廆左軍大元帥。

呼延晏右軍大元帥。

以上號五虎大將軍，專掌征伐。又改封：

侯有方軍諮贊善護國軍師。

稽德軍諮贊善護國副軍師。

二人專掌征伐帷幄之事。其餘大小從徵諸將，各有封爵，大抵俱仍舊職加一級任使，又改封：

陸靜為左丞相兼督諸軍事。

陸鬆為右丞相兼督諸軍事。

劉宣、喬晞為左右值殿大將軍。

又取回棲賢洞一行人，各各加爵封：

袁玉鑾司徒。

謝蘭玉司徒。

賀玉容御史中丞。

侯倩光祿寺卿。

方仲山刑部尚書。

其餘各仍舊職，凡雲中、上黨、平陽各處守將，俱加一級，鎮守本處。一概錢糧，暫免一年，軍士各加重賞，於是軍民人等，無不悅服。其時正是惠帝太安元年夏四月也。

石珠封爵既畢，遂命光祿卿侯倩設宴，宴賞大小諸臣。酒至半酣，當有左丞相陸靜出班奏道：「臣有一詩，敢獻陛下，望吾主允納。」石珠大喜道：「願聞佳章。」陸靜取過筆硯，寫以呈上道：

寶殿初開列御筵，君臣共樂太平年。

杯傳禁闕千條瑞，席擁多官咫尺天。

雲裡官城新氣象，眼中關塞舊燕然。

莫辭席畔今朝醉，會見河陽入版箋。

石珠接來讀了一遍，心下大喜，傳與諸臣各看了一遍。只見司徒袁玉鑾也出位奏道：「小臣也有《扶桑引》一章，奏獻吾主。」石珠也接來讀道：

轉眼幾番兵，任謀臣猛將，到處心傾。功業一時成，龍飛鳳舞笑盈盈。

金殿御宴陳盡，躊躇濟濟，際會共豪英。笑指洛陽天子，朝中幾見千兵。

石珠讀罷，稱贊一回，命各賜酒一大杯。二人不敢推辭，大家飲了，當下酒散。糜弘、趙謙、韓志道各辭回本鎮。眾人也各俱散。

從今已定君臣位，日後功名麟閣標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石珠在并州即了趙王之位，聲息傳入洛陽，其時趙王司馬倫及侍中孫秀，已為齊王司馬冏所殺。惠帝復位，朝中輔政的就是司馬冏及劉殷。當時聞得石珠坐了並州，大怒道：「石珠是何等婦人，敢擅稱王？若不剿除，將來為患滋甚。況並州與京師止有一河之隔，豈可任其為寇而不之討！」劉殷道：「起先晉陽總督來斯原有表章，說他猖獗，要求救兵，恢復平陽一帶。皆因賊臣賈模等蒙蔽不救，以致如此。今聞得石珠兵馬浩大，所向無敵，京師兵力衰微，恐不能取勝，殿下還宜三思，不可惹動兵端，自取其咎。」司馬冏道：「然則事當已乎？」劉殷道：「豈可竟置之不問？正當訓兵積粟，為將來討伐之計，招取異能才幹之士，以充幕府。待我兵精糧足，然後相機而動，蔑不勝矣。」司馬冏道：「卿言大是有理。」說雖如此說，然竟不以國家大事為意。

一日從惠帝游華林園，只見對面一所高牆之內，有一所大樓，樓上掛著珠簾，簾內隱隱躍躍卻有一個美人在內。司馬冏看見了，便立在牡丹亭畔，注目而視。忽然珠簾高卷，果然是一個美人，憑欄而立，生得十分美貌。司馬冏此時神飄意蕩，把持不定，也不管惠帝在園中，即便上馬歸第，喚一個心腹家人叫羅涼說道：「你可密密的到華林園對面，那個高牆中去打聽，是甚人家，我有說話。」羅涼依言去了一會，回來稟道：「那個牆之內，就是司空烏桓家裡。日今烏桓升作都督，鎮守鄴中。不知殿下問他，有何說話？」司馬冏道：「原就是烏督府家裡，我有要緊事，故此問他，你不必來管。」羅涼聽說，不敢再問，自走過一邊。

那司馬冏見羅涼去了，便自想道：天下有如此女子，真是天姿國色！我府中姬妾雖多，焉能及他一二。若得他人我府中，朝夕相對，豈非人間至樂之事？又想到：他是個督撫之家，豈肯與人作姬妾？況且他年已及笄，或者有了人家，也未可知，我何必只管想他？卻又想到：雖然如此，還要尋個計較，弄他入手，方快我志。一時間千思萬想，有一個多時，忽然大笑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」正是：

貪卻紅顏謀計巧，邊關多惹一枝兵。